

# 《龍龕手鑑》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

潘 重 規

《龍龕手鑑》是根據寫本文字編纂而成的字書，因此它所引用的古文，和它根據寫本這一事實有密切的關係。一般字書所引用的古文，多半是根據《說文解字》所稱的古文；而《龍龕手鑑》引用的古文，却多來自唐五代以前的寫本。自敦煌文書發現了唐寫本古文尚書殘卷，隸古定的面目，纔得到了較明確的認識。《龍龕手鑑》根據的是與敦煌同類的寫本；它所引用的古文，也可能和寫本隸古定有關。因此，我們要研究《龍龕手鑑》所引用的古文，首先要確定《龍龕手鑑》是否根據寫本編纂而成的一部字書。

《龍龕手鑑》的編纂人是遼代僧人行均，書名原作《龍龕手鏡》，宋時重刻避翼祖嫌諱，始改鏡爲鑑。此書前有遼聖宗統和十五年（宋太宗至道三年，西元九九七年）沙門智光序，約略提到行均的身世。序云：“有行均上人字廣濟，俗姓于氏，派演青齊，雲飛燕晉，善於音韻，閑於字書，覩香嚴之不精，寓金河而載緝，九仞功績，五變炎涼”。此書編製，和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都不相同。部首簡化爲二百四十二部，最後一部爲雜部，收無法歸類的雜字。初傳到中國時，沈括《夢溪筆談》提到它，頗加稱讚。但是此書到了清代，却受到文字學家極深的鄙視，極低的評價。錢大昕《龍龕手鑑》跋云：“六書之學，莫善於《說文》，始一終亥之部，自《字林》、《玉篇》，以至《類篇》，莫之改也。自沙門行均《龍龕手鑑》出，以意分部，依四聲爲次，平聲九十七部，上聲六十部，去聲二十六部，入聲五十九部，始金終不，以雜部殿焉。每部又以四聲次之，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。其中文、攴不分，白、臼莫辨，崑崙入於山部，鬪鬥入於門部，糞莽入於米部，瓢爬入於爪部。以几爲部首，而讀武平反，以宀爲部首，而讀徒侯反；以岁爲部首，而讀居凌反。滴，音商，而又音都瀝反，則混商於鬲，鑄音子泉反，而又音戶圭反，則混鬪於雋。斨則多辛複出，弓則弓雜兩收。彘歪甬壽，本里俗之妄談；崑 恚 圭 卡，悉魚豕之訛字，而皆繁徵博引，汙我簡編，指事形聲之法，掃地盡矣！”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抨擊得更厲害，他說：“此書俗謬怪妄，不可究詰，全不知形聲偏旁之誼，又轉寫訛亂，徒淆心目，轉滋俗惑，直是廢書，不可用也。其部居誤認偏旁，不必論矣。且如既有瓦部，而甌 甌 甌等字皆入凡部，字俱從凡。既有瓜部，而瓠 瓠 瓠 瓠等字皆入爪部，字俱從爪，此類蓋亦不勝究詰。特以其爲宋以前字書，墜文伏羲或間有存者，披沙揀金，聊供采獲，故好古者亦頗蓄之，然其誤人實不淺也”。由於清儒對《龍龕手鑑》鄙棄，這部書一直不受人重視。近人羅振玉氏對此書雖稍有褒辭，

說它“多存六朝鄙別字，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均所未收者甚夥，行均撰集成書，有功於文字甚大”。但仍譏其“譌誤多有，不勝捐擗，緇流疏於考覈，不足深費”。他們都不曾注意到行均這部字書的特點，他們沒有發現行均是根據當時的寫本編成的字書，而他編成的字書正是供給寫本讀者查考之用；以致千年來湮沒了編書者的用心。使得這部《龍龕手鑑》遭受冷落，忽視了它的價值，未能發揮它應有的功能。

多年來，我閱讀敦煌卷子，發現寫本的文字，紊亂到了極點，尤其是晚唐五代時的寫本，滿紙都是訛俗文字，但是訛俗的文字，又自有它的條理和系統。如果不仔細觀察，擅自主張，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。例如精研甲骨鐘鼎石刻以及敦煌寫本的羅振玉先生，他在《龍龕手鑑跋》中說：“考𠬞字從外生，𠬞斷其文，當是𠬞字別體，此注音外，疑未必然”。《龍龕手鑑》的𠬞字，也見於敦煌寫本，斯三二八卷《伍子胥變文》：“子胥有兩個𠬞甥”，伯二七九四卷作“子胥有兩個甥甥”；《敦煌變文集·搜神記》中村不折藏本：“知是甥甥”，伯五五四五卷作“知是外甥”，可見𠬞、甥都是外字的俗寫。因與甥連文，偏旁連類或加生作𠬞，或加男作甥，《龍龕手鑑》是據寫本編製，音外是對的，羅氏𠬞斷却錯了。所以閱讀敦煌寫本，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的障礙。據我歷年讀敦煌寫本的經驗，簡括說來，有字形無定、偏旁無定、繁簡無定等等的現象。敦煌卷子俗寫，人入不分、雨兩不分，以及門鬥不分，瓜爪不分等等，這是字形無定的例子；偏旁寫法，更加混亂，如亻彳不分、巾巾不分、木扌不分等等，這是偏旁無定的例子；佛作仏，寶作宀、寵作寵、席作席，這是繁簡無定的例子（詳見拙作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，中央研究院漢學會議論文集）。這類紊亂的寫本文字，既無字書可查，又無版本可校，像瓜字和爪字，雨字和兩字，寫法混淆不分，令我無限困惑。恰好看到文字學家錢大昕諸人攻擊《龍龕手鑑》的缺點，正和我看到敦煌寫本的情況如出一轍，所以我忽然悟到行均是根據寫本來編纂《龍龕手鑑》這部字書的。他爲了便利讀寫本的人可以據形檢字，故爬瓢等字，既收入瓜部，又收入爪部，使讀者立刻可從瓜部或爪部中查獲。我統觀《龍龕手鑑》全書，列舉它根據寫本編纂成書的重要證據如下：

#### （甲）分別部居與寫本實際情況相應

《龍龕手鑑》分別部居，受到錢、李諸家攻擊，所稱部居混淆，無一不是寫本的實況。寫本文字混淆，所以《龍龕手鑑》分部也隨之混淆。如《龍龕手鑑》：

衣部，𠬞，注云：“胡古反，福也”。

示部，𠬞，注云：“胡古反，福也”。

案：此因寫本𠬞字或從衣作𠬞，或從示作𠬞，故衣示二部均收。

又，

方部，旅，注云：“俗，音呂，祭名也”。

衣部，祗，注云：“俗，音呂，祭名也”。

示部，祗，注云：“音呂，祭山川名也”。

案：此因寫本旅字或從方作旅，或從衣作祗，或從示作祗，故方、衣、示三部兼收。

又，

牀部，牀，注云：“土莊反，牀榻也”。

牛部，牀，注云：“俗，土莊反，牀榻也”。

案：此因寫本偏旁牀、牛不分，故牀或寫作牀。牀部牆、戕、牆、斨、狀、牂諸字偏旁也寫作牛，均兼收入牛部。

又，

人部，傲，注云：“正，五到反。傲慢也，倨也，蕩也，不敬也”。

彳部，傲，注云：“俗，五到反，慢也，倨也”。

案：此因寫本偏旁人、彳不分，故傲也寫作傲。人部低、徂、優、俗諸字偏旁也寫作彳，故同時收入彳部。

又，

瓜部，瓠，注云：“正，音胡，瓠瓠，瓢也。又音護，瓜瓠也”。

爪部，瓠，注云：“音胡，瓠瓠，瓢也。又音護，匏器也。又音雹，爪瓠也”。

案：此因寫本偏旁瓜、爪不分，故瓠也寫作瓠。瓜部瓢、瓢、瓠、瓢、瓢、瓜、瓠、瓠、瓠等字的偏旁也寫作爪，故同時收入爪部。

這些偏旁混淆的現象，行均還一再說明，如示部部首示字注云：“此字與衣、示三部相涉”，很清楚地說明寫本從衣、從示、從示三部之字往往不分。又兀部部首注云“五忽反，高危兒，此部與允部相涉”，故從尤之尪、尪等字，與從兀之尪、尪等字同列部中。又如卷一文部部首文字注云：“字與支、攴部相濫”。攴部部首攴字注云：“說文云無點。又此部與文、攴三部俗字相濫，故出之耳”。卷四攴部部首攴字注云：“此字與攴、攴三字相涉”。明言寫本從攴、從文、從攴的字往往不分。又卷二瓜部部首瓜字注云：“側絞反，指也。又古文示字。又爪部與瓜部相濫，瓜音古花反”。卷一瓜部部首瓜字注云：“古花反。又瓜部與爪部相濫，爪音側絞反”。卷四肉部部首肉字注云：“或俗作宀亦通。隸書變體作月，故與月部相濫耳”。卷二同部部首同字注云：“此字與四部相濫，故從俗者也”。因此四部與同部均收羈、穉、罕、𠂔諸字。卷二几部部首几字注云：“居履反，案屬也。又烏光反，曲脛也。此字兩處收之耳”：因此几部收几字，九部也收几字，均音烏光反。甚至有同部一字重出而實為不同的字，如：

雨部平聲，霰，注云：“正，所江反，兩兒也，今作雙，同也”。

雨部入聲，霰，注云：“正，胡郭反，覆霰，大雨也”。

案：作大雨解的字當從雨，作兩貌解的字當從兩。這是雨、兩二字都作雨的明證。由上舉例證看來，《龍龕手鑑》分部收字顯然是根據寫本的實際情況來決定的。

### (乙)《龍龕手鑑》收錄寫本獨有的文字

寫本的文字，有許多不見於其他字書，而惟《龍龕手鑑》獨有，可證明其來源必是寫本。如卷一生部有甞字，注云：“音外”。這一甞字，只見於敦煌寫本。又如《變文集》韓朋賦有捨字，各字書都沒有收錄。賦云：“宋王即遣人捨之，不見貞夫。唯得兩

石，一青一白。宋王觀之，青石捨於道東，白石捨於道西”。讀者不識捨字，故不明白賦文的意義。但是《龍龕手鑑》卷二手部却收錄了揜揜二字，注云：“二俗，其月反，正作揜”。證以《廣韻》，掘字正作其月反，知即掘字。認得寫本字，纔能了解賦文。又敦煌寫本有許多俗寫的合文，最令讀者困擾，如𦉳、𦉴二字，不見於任何字書，但《龍龕手鑑》卷二草部有𦉳字，注云：“莫朗反，草木冬生不死也。又音菩薩二字”。莫朗反是草莽字，音菩薩則是據寫本的文字。又有𦉴字，注云：“音菩提二字”，也是根據寫本文字而作的讀音。又《龍龕手鑑》人部有𠂔字，注云：“此是九子二字，經文云仇子陀也。在廣弘明集第七卷”。案：𠂔當作𠂕，右旁作𠂖，故注云“此是九子二字”。經文仇子陀，寫本仇子二字合書爲𠂕，《龍龕手鑑》據寫本收𠂕字，刻本訛誤作𠂔。今檢《廣弘明集》卷七：“章仇子陀者，魏郡人，齊武平中爲儒林學士”，正符合《手鑑》的話，可見行均所依據的即是《廣弘明集》的寫本。又《手鑑》卷一文部有𠂗字，注云：“誤，經音義云：“熱變二字，在四諦經”。此謂𠂗爲熱變二字合文。又卷一瓜部有𠂘字，注云“作分布二字”；卷二爪部有𠂙字，注云：“經音義作分布二字呼”。此謂𠂘、𠂙都是分布二字的合文。凡此獨有的文字，既不見於刻本及字書，當然是來自寫本。

### (丙)《龍龕手鑑》爲寫本誤字作音

《龍龕手鑑》收錄了很多寫本的誤字，這是很特殊的現象，如卷四木部：

罌，注云：“誤，音浮，正作罌，免罌也”。

案：罌乃寫本罌之誤字。

桎，注云：“誤，經音義作掘，渠物反，掘土也。在拔悲經”。

案：此拔悲經文寫本誤掘作桎。

又頁部：

傾，注云：“誤，音傾，側也。在《西域記》第六卷”。

案：此《西域記》第六卷寫本誤傾爲傾。（《西域記》第六卷有“基雖傾陷”。）

顛，注云：“誤，新藏作，字義合作顛，音兩，孔子頭也”。

案：此蓋《弘明集》第一卷仲尼反顛之顛，新藏寫本誤作顛。

此類寫本誤字，行均並收入《龍龕手鑑》中，因爲寫本既已通行，雖屬誤字，也應該收錄說明，以便讀者。

### (丁)《龍龕手鑑》根據俗寫字體歸部

《龍龕手鑑》收錄俗寫文字，即依照俗寫字的形體來歸部，如卷二犬部：

𠂚，注云：“呼貫反，文彩明兒也”。

案：𠂚爲𠂚之俗寫，𠂚本從大，當入大部，此據寫本俗字收入犬部。（《說文》

𠂚部）

又如卷四木部：

罌，注云：“誤，音浮，正作罌，免罌也”。

案：此罌爲寫本罌字之誤，《龍龕手鑑》即據誤寫歸入木部。

其他如攴、攴、攴、攴，本攴、掖、掖、拉、掖的俗寫，《龍龕手鑑》都收入木部，這些都是行均根據寫本俗字誤字的字形來歸部的證明。

我們觀察前舉例證，《龍龕手鑑》是根據寫本文字編纂而成的這一事實，應該予以承認。承認了這一事實，我們發現《龍龕手鑑》所引用的古文，顯然和傳統許慎說文叙所稱的古文關係很疏遠，而與僞孔序所稱之隸古定古文很密切。考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叙錄列舉羣經的經名，只有尚書特別稱為古文尚書，因為它依據來作音的便是六朝流傳下來的隸古定本尚書。但是自從天寶三載詔衛包改為今文，便喪失了六朝相傳的僞古文的真面貌；自從宋開寶五年陳鄂刊定《尚書釋文》，又喪失了陸氏《古文尚書音義》的真面貌。所幸敦煌石室流傳的寫本，尚保存了六朝相傳的《古文尚書》的真相，這些寫本文字，都是行均用來編纂《龍龕手鑑》的資料，因此我認為《龍龕手鑑》所引用的古文，便是寫本中所稱的古文，現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三三一五號寫本《古文尚書釋文》殘卷，存堯典舜典二篇（堯典殘缺），確是宋人未曾竄改的原本（拙稿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曾有詳說，見民國三十年東北大學志林學報第一期）。現在用《龍龕手鑑》引用的古文和《古文尚書釋文》寫本列表作一比較

《古文尚書釋文》		《龍龕手鑑》	
𠄎	古變字	𠄎	古文音變 (彡部)
中	𠄎 古文作春	𠄎	古文上音時 (月部)
𠄎	古歲字	𠄎	古文音歲 (山部)
𠄎	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也	𠄎	古文四字 (二部)
予	古聞字說此文古字	𠄎	古文音朝 (部)
𠄎	古慎字	𠄎	二古文聞字 (耳部)
𠄎	古文五字	𠄎	古文 (目部)
𠄎	古從字	𠄎	古文五字 (又部)
𠄎	古穆字	𠄎	古文今作從 (雜部)
𠄎	本又作𠄎皆古	𠄎	古文今作從 (雜部)
𠄎	古文多祖作爪	𠄎	古文穆字 (文部)
𠄎	古文封作𠄎	𠄎	二古文終字 (自部)
𠄎	古齊字	𠄎	音祖 (爪部)
𠄎	古文子	𠄎	古文音封 (山部)
𠄎	古其字	𠄎	古文音齊 (二部)
𠄎	古往字	𠄎	古文音子 (子部)
𠄎	古陽字舉也	𠄎	二古文其字 (二部)
𠄎	古流字	𠄎	古文往字 (彳部)
𠄎	古金字	𠄎	古音羊今作揚 (文部)
𠄎	古文罪字從自辛	𠄎	二古文流字 (水部)
𠄎	古文惠字	𠄎	古文字 (人部)
𠄎	古稽字	𠄎	古文罪字 (自部)
𠄎	古稷字也	𠄎	古文惠字 (心部)
𠄎	古龍字	𠄎	古文今作稽 (首部)
𠄎	本又作𠄎古夜字	𠄎	古文稷字 (禾部)
		𠄎	古文龍字 (立部)
		𠄎	二古文音夜 (几部)

從上表看來，《龍龕手鑑》襲用《古文尚書》寫本的痕迹非常清楚。敦煌殘卷標明古文的，《龍龕手鑑》固然引作古文，即使未標明古文的，如**三鞞**等字，也引作古文，這類例子尚多，在此表僅舉一條作例。總之，因為寫本標明是《古文尚書》，而《龍龕手鑑》根據的是寫本，所以它引用的古文，無疑的是根據這一類寫本的古文。《說文》裏的古文很少被《龍龕手鑑》引用，便是這個道理。

其次，唐代武周新字，董作賓氏曾撰《唐武后改字考》一文詳加考證。他引錄了《新唐書》卷七十六後妃傳“載初中，作**嬰**、**而**、**堊**、**㊦**、**田**、**〇**、**爾**、**悉**、**肅**、**廬**、**垂**、**缶**十有二文，太后自名**嬰**”。又詳錄《資治通鑑》卷二〇四、《通志》卷三十五、六書五、《續通志》卷七十一后妃傳、《宣和書譜》卷一、《集韻》諸書。說明武后新字的字數，有十二字說（《新唐書》、《續通志》、《資治通鑑》），有十四字說（《通鑑》胡注），有十六字說（《通志》、《集韻》），有十九字說（《宣和書譜》）。徵引資料頗多，但敦煌寫本中保存了更多的武后新字。現在初步統計，《龍龕手鑑》收錄了照、天、地、日、月、星、國、人、臣、載、初、年、聖、證、授、正等十六字。這十六字，與敦煌寫本的武周新字相類，正因為《龍龕手鑑》的來源便是寫本。但《龍龕手鑑》徵引的武周新字，它都稱為古文。現在我列舉如後：

- (一) 照 ( **嬰** )
- |          |      |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---|---------|
| <b>嬰</b> | 古文音照 | ( | 《手鑑》日部) |
| <b>嬰</b> | 古文音照 | ( | 目部)     |
- (二) 天 ( **而** )
-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--|
| <b>而</b> | 二古文音天            | ( | 一部) |
| <b>而</b> | 古文音天 <b>而</b> 同上 | ( | 一部) |
| <b>而</b> | 古文音天             | ( | 雜部) |
| <b>而</b> | 古文天字             | ( | 雜部) |
- (三) 地 ( **堊** )
- |          |       |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---|-----|
| <b>堊</b> | 二古文音地 | ( | 山部) |
| <b>堊</b> | 三古文音地 | ( | 土部) |
| <b>堊</b> | 古文地字  | ( | 土部) |
- (四) 日 ( **㊦** )
- |          |      |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---|-----|
| <b>㊦</b> | 古文日字 | ( | 雜部) |
|----------|------|---|-----|
- (五) 月 ( **區** )
- |          |      |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---|-----|
| <b>區</b> | 古文月字 | ( | 匚部) |
| <b>區</b> | 古文音月 | ( | 雜部) |
| <b>區</b> | 音月   | ( | 辵部) |
- (六) 人 ( **厶** )
- |          |      |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|---|-----|
| <b>厶</b> | 古文人字 | ( | 生部) |
| <b>厶</b> | 古文音人 | ( | 一部) |

- (七)臣(𠄎)
- 爾 古文臣字 ( 雜部 )
- 𠄎 音臣 ( 心部 )
- (八)載(𨔵)
- 𨔵 古文音載今作載 ( 雜部 )
- (九)初(𠄎)
- 𠄎 古文音初 ( 金部 )
- 𠄎 古文音初 ( 金部 )
- 𠄎 𠄎 𠄎 古文音初 ( 雜部 )
- 𠄎 音初 ( 雜部 )
- 𠄎 𠄎 二音初 ( 雜部 )
- (十)年(𠄎)
- 𠄎 古文年字 ( 雜部 )
- 𠄎 古文年字 ( 厶部 )
- (十一)聖(𠄎)
- 𠄎 𠄎 二古文音聖 ( 玉部 )
-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皆變體音聖 ( 艮部 )
- 𠄎 音聖 ( 生部 )
- (十二)證(𠄎)
- 𠄎 古文音證 ( 金部 )
- 𠄎 𠄎 二古文證字 ( 金部 )
- 𠄎 古文音證 ( 金部 )
- 𠄎 𠄎 𠄎 𠄎 四古文證字也 ( 金部 )
- (十三)授(稌)
-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上古文授字 ( 禾部 )
- 𠄎 𠄎 二音受 ( 禾部 )
- (十四)正(𠄎)
- 𠄎 古文正字又平聲又俗方久反 ( 雜部 )
- (十五)星(𠄎)
- 𠄎 古文音星 𠄎 同上 ( 日部 )
- 𠄎 古文星字 ( 厶部 )
- 𠄎 音星 ( 雜部 )
- (十六)國(囯)
- 囯 囯 囯 囯 囯 五俗 ( 口部 )

以上所舉十六字，和武周新字，幾乎全部符同。只有 囯 字形體相同，但注明是俗字而不是古文。𠄎 字與說文篆文相同，𠄎 字與說文 𠄎 近，但與《新唐書》所載作 〇 不同，臣字作 𠄎，但未注明是古文；注明古文的却作 𠄎。另有君字作 𠄎，既未注明是古文，字



形也和董說作𠂔者不合。除此以外，其他𠂔（照）、而（天）、𠂔（地）、☉（日）、𠂔（月）、𠂔（人）、𠂔（載）、𠂔（初）、𠂔（年）、𠂔（聖）、𠂔（證）、𠂔（授）、𠂔（正）等十三字，幾乎和董考完全相同。可見武后頒行的文字，《龍龕手鑑》把它看作古文。原因是武后新字，看起來很像隸古定《尚書》一類的文字，所以《龍龕手鑑》稱它為古文。又因寫本文字的字形無定，因此《龍龕手鑑》所收的武周新字，異體非常的多。計照字有九文，天字有六文，地字有六文（重一文），月字有三文，初字有五文（另未注明古文者三文），年字二文，聖字二文（另未注明古文者七文），證字八文，授字七文（另未注明古文者二文），星字三文（另未注明古文者一文），正字二文（古文正字作𠂔，又作方久反的𠂔）。這種現象，我們可以從敦煌寫本遺留下來的武周新字得到證明。例如聖字，斯五二三卷作𠂔，斯八七卷作𠂔；證字，斯五二三卷作𠂔、作𠂔，斯二二七八卷作𠂔，斯五〇〇五卷作𠂔；臣字，斯二二七八卷作𠂔，斯五二三卷作𠂔、作𠂔；月字，斯二一七作☉，斯五二三卷作𠂔、作𠂔。編纂《龍龕手鑑》的行均，他所看見的寫本，應該比我們能看到的寫本為多，因此《龍龕手鑑》所收錄的武周異體新字也應該比我們能看到的異體字為多。根據眼前呈現的事實，我們認為《龍龕手鑑》引用的這一部分古文應該是武周新字。

還有，南北朝俗書競作，所以寫本的俗字也特別多，試看《顏氏家訓·雜藝篇》：“大同之末，訛替滋生，蕭子雲改易字體，邵陵王頗行僞字，朝野翕然，以為楷式。北朝喪亂之餘，書籍鄙陋，加以專輒造字，猥拙甚於江南。乃以百念為憂，言反為變，不用為罷，追來為歸，更生為蘇，先人為老，如此非一，徧滿經傳”。又《魏書·江式傳》云：“皇魏承百王之季，紹五運之緒，世易風移，文字改變，篆形謬錯，隸體失真，俗學鄙習，復加虛巧。……乃曰追來為歸，巧言為辯，小兒為𠂔，神蟲為𠂔，如斯甚衆，皆不合孔氏古書，史籀大篆，許氏說文，石經三字也”。又韋述《集賢注記》載開元十九年集賢院四庫書中古代書云：“齊周紙墨亦劣，或用後魏時字，自反為歸，文子為學，欠畫加點，應三反四”。又《蘇氏演義》上云：“只如田夫民為農，百念為憂，更生為蘇，兩隻為雙，神蟲為𠂔，明王為聖，不見為覓，美色為𠂔，𠂔王為國，文子為學，如此之字，皆後魏流俗所撰，學者之所不用”。以上諸家所提到的北朝俗字，敦煌寫本中常常出現，也多半可從《龍龕手鑑》中找到，如：

- 𠂔 或作音歸 (來部)
- 𠂔 音蘇 (更部)
- 𠂔 古文今作憂 (心部)
- 𠂔 古𠂔通𠂔正 (虫部)
- 𠂔 音歸 (自部)
- 𠂔 古文辯字 (言部)案：功當作巧，刻本本之誤。
- 𠂔 音弃 (不部)案：弃、罷義同。
- 𠂔 正兩只今作雙(雨部)案：雨、兩俗寫不分。

璽 古文音聖 (玉部)案：日月，玉王，俗寫不分。

囯 俗正作國字 (口部)

這些俗字收錄在《龍龕手鑑》裏，有的也稱為古文。其他俗字如休（古文，今作溺字。見人部），𠂔（古文音舉·見乙部）、𠂔（古文米字·見小部）等，也都稱為古文。總體看來，《龍龕手鑑》中的古文，除部分是傳統相傳的所謂《說文》古篆籀文外，其他多數是隸古定古文、武周新字，以及流行的俗字。和傳統相傳的古文，可以說是同名而異實。所以我們徵用到《龍龕手鑑》中的古文，是應該分別處理，不可一概而論的。

附記：

自來研究武后新字者，吾國董彥堂先生，日本常盤大定教授（《武后新字の一研究》）皆著有專文。以及其他涉及此一問題的論述，似罕引證《龍龕手鑑》為說者。其實編纂《龍龕手鑑》的人，採錄寫本的武周新字，他附加的說明，確是研究武周新字有價值的資料。例如《宣和書譜》有一武周 𠂔 字，並且說是生字；諸家都認為它是錯誤，却說不出錯誤的原因。現在看到《龍龕手鑑》有 𠂔 字，注明是古文月字；又有 𠂔 字，注明音月。纔知道《宣和書譜》的 𠂔，即是《龍龕手鑑》的 𠂔，敦煌寫本 𠂔 作 𠂔，匠作近，此例不勝枚舉。𠂔、𠂔 都是 𠂔 的異體，都是月字。《宣和書譜》只是錯認月的異體 𠂔 字作生字罷了。

癸亥立秋月，潘重規記於華岡。